

## 蕭邦

作曲家及鋼琴家蕭邦(Frederic Chopin,他的波蘭文名為 Fryderyk Franciszek Szopen,1810-1849)生於華沙附近的 Zelazowa Wola。他的父親是法國移民，在波蘭教法文。

他自幼就表現出音樂天才，六歲即能作簡單的曲調。七歲時，作了行進曲(*Polonaise in G Minor*)並出版。八歲，作慈善性的公開演奏。

當蕭邦十六歲的時候，父親送他去新成立不久的華沙音樂學院，負責人是波蘭作曲家愛勒斯納(Joseph Elsner)。愛勒斯納的思想前進，不拘囿於學術成規，看出蕭邦的天才，知道他所需要的，是廣闊的音樂閱歷，鼓勵他去維也納。

那時，維也納是世界僅次於巴黎的音樂中心。1829年八月，經過愛勒斯納的引介，蕭邦在那裡出版他的作品，並舉行演奏會，贏得極高的讚揚；他純熟完美的指法，被認為只應天上有。因此，挽請他於稍後再續演奏一場。他不得不回到華沙，因他鍾情於康妮(Constantia Gladkowska),他同學的美貌各手；另一個原因，是他的協奏曲(F minor Concerto)尚待完成。

183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蕭邦抵達維也納。那是他永遠告別波蘭。

十一月二十九日，波蘭對俄國的反抗被粉碎。在維也納，極少人同情波蘭的命運，因為奧地利也是分割的得利者。他的家庭倒是安全；父親寫信要他留在國外。蕭邦失去深愛的祖國，悲傷不已，把他敏銳的感情傾注在愛國曲調的創作。他對故國眷戀，依依不捨的觀望。

蕭邦一步一步的挪移，多難的祖國，也對他越來越遠了，1831年六月，他去到巴黎。在法國理想主義的氣氛中，他找到了同情者，並結識了一批年輕的音樂家，包括李斯特(Franz Liszt)，柏理歐滋(Hector Berlioz)，孟德爾松(Felix Mendelssohn)等人。

1835年，在蕭邦短暫的生命樂章中，出現快樂的音符。他同分別多年的父母，在捷克斯拉夫的卡樂葩(Karlsbad)，歡然重聚，雖為時不長，卻使這二十五歲青年的枯乾心靈，得到愛的滋潤。以後，他去到德國的德萊斯頓(Dresden)，探訪波蘭的舊友梧辛斯卡(Wodzinska)夫婦。在那裡，竟然和他們年僅十六歲的女兒瑪麗亞(Maria)墮入愛河。不過，梧辛斯卡夫人雖然欣賞蕭邦的翩翩風度，卻以為他孱弱，似乎有肺癆，不同意他們的結合。

失意之下，蕭邦於1836年，再去巴黎。與一班文友相聚，結識了法國女作家喬治桑(George Sand)，她的本名為 Amandine-Aurore-Lucile Dudevant, 1804-1876)，一個狂放的理想主義者，來自鄉間，離家拋夫，帶

著一雙兒女到巴黎闖天下。她主張自由結合同居，廢除婚姻制度。在當時，她的解放理論，算為驚世駭俗。她取了男人的筆名，有時作男裝，以便去高尚婦女不去的地方，口中叼著煙斗。她的作品很多，正像其情人數目多一樣，收入也很豐富。她大蕭邦六歲，發現蕭邦的天才，極力纏磨說服他，放棄道德觀念，並自薦枕席，願意作蕭邦的情婦。蕭邦雖在音樂上不拘傳統，自創蹊徑，但不似喬治桑的反抗一切傳統道德禮法的束縛，徹底解放。至是他沒有約瑟的敬畏神，缺乏道德支持的定力，加以喬治桑母性的溫愛，正是柔弱的蕭邦所缺少的，就成為她的俘虜。

喬治桑對蕭邦，關懷甚為周至，也為他作了畫像。這不僅是擁有的珍愛，慾愛，也有友愛；只是缺乏更高層次發自道義的愛，那似是超越叛逆婦人的理解。

她以蕭邦體弱為借口，帶他去美瑤加島(Isla de Malloca)在西班牙地中海裡。她也真愛護蕭邦，租住在帕樂瑪(Palma)市郊的別墅，把最好向陽的房間給他，供他安適幽靜的鄉居創作環境。

美瑤加島氣候宜人。初到的時候，蕭邦寫信給在巴黎的朋友，稱道那長青之島：“周圍有棕櫚，橄欖樹，柑橘，無花果，石榴樹... 天空蔚藍，海水碧綠；白晝穿夏季單衫；入夜處處是吉他奏樂，伴隨歌聲盈耳，生活美極了！”可惜，那地上伊甸園，不宜於蕭邦的健康。蕭邦病倒了。房主認為他是肺癆，在當時是不治之症，並過分的誇張其感染性，把他們趕出去。幸而得法國領事援助，找到在僻遠地方一所廢棄的修道院，暫時容身。陰冷潮濕，營養不良，加以鄰右對他們的猜疑避忌，仿佛是千夫所指，使他們越來越住不下去，蕭邦似是一步步走向絕地。為了挽救他的性命，喬治桑立即決定回法國。

1839年三月，到達馬賽。延請高明的醫生調治，只三個月，蕭邦就從瀕臨死亡，神蹟似的恢復健康。他們繼往巴黎定居，蕭邦在那裡演奏並教授鋼琴。到了夏天，就去諾杭(Nofang)，那裡是喬治桑所愛的鄉居，有清新的空氣，安靜的環境，蕭邦心曠神怡，產生作品甚多。這樣，成了他們生活的規律，每年作諾杭之行。

到1847年，他們之間的關係，變得不愉快；喬治桑漸長大的孩子們，覺得難以接受蕭邦的地位；他們也沒有自己的孩子。至於喬治桑，人漸入中年，不易相處；因之發生牴牾，雖然二人都期望能夠和好，誰也不肯讓步；終至決裂，各行其是。

1848年二月，正處於感情上的低潮，他舉行演奏。幾天後，發生暴亂，巴黎成了傷心之地。一個仰慕的女學生珍恩·司提玲(Jane Stirling)是蘇格蘭人，像喬治桑一樣四十四歲，邀請蕭邦去英國，從復活節到十一月間，舉行演奏，受到讚揚，特別是和文人俊彥交遊，如克萊爾(Thomas Carlyle)，狄更斯(Charles Dickens)，並女歌唱家琳德(Jenny Lind)等時相過從，頗有樂不思蜀之感；只是他對珍恩的深情，無以回報。

返去巴黎，蕭邦的健康隨新年而每下愈況。他移入巴黎的一所寬敞公寓，親友在經濟上幫助維持。他的姐姐露怡斯(Louise)，也特來照顧他，所喜歡見的人來寬慰他，但總沒有起色；最後，始終作為一名天主教徒，由波蘭神父來為他行臨終聖禮。他囑咐在葬禮上，唱莫札特的安魂曲；創作未完成的樂曲，要全部消毀。1849年十月三十日，蕭邦與世長辭。

蕭邦的父母，移民到波蘭以後，就徹底認同新的國家，對法國不再作回顧，一生未曾再去過，與親族也沒有聯繫；蕭邦從炫赫到黯淡消逝，他有兩個姑輩，離他不遠，也未見面。

一年後，他的墓碑完成，雕刻著悲泣的繆斯，拿著一具破碎的豎琴。並把波蘭的土，洒在他的墓上。這位愛波蘭的音樂家，頗似悲郢的屈原，念念不忘故土。如新聞界所評論的：“那給予他生命的土地，也給予他那土地上的音樂旋律，不時浮現在他的作品中。一次又一次，歡樂的迴聲，田野林木的音籟，鄉農的歌唱，成為他作品中和諧的音響。”

蕭邦有軟弱的軀體，英雄的靈魂。其性格也不免於“心靈願意，肉體軟弱”，是其品德上的缺陷。

他的作品，有其獨具的風格，輕靈微妙，是其所長，技巧上有非人可及之處。他創作了13首行進曲，55首舞曲，24首序奏曲，並有練習曲和敘事曲多首，多為鋼琴樂曲；一般認為他未作波蘭歌劇，是件可惜的事。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